

元宵节,又称为上元节、春灯节、元夕、小正月,是继春节之后,我国的又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。元好问诗云:“袨服华妆着处逢,六街灯火闹儿童。长衫我亦何为者,也在游人笑语中。”元宵的热闹,往往胜过春节。如今,又逢一年元宵时,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诗词中,去领略一番元宵都有哪些好玩的事。

元宵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赏灯。唐朝诗人苏味道在《正月十五夜》中写道: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,明月逐人来。”唐朝诗人张悦亦赞道:“花萼楼门雨露新,长安城市太平人。龙衔火树千灯焰,鸡踏莲花万寿春。”元宵之夜,长安城内张灯结彩,灯火通明,车马喧阗,游人如织。爆竹声,丝竹声,歌舞声,笑语声,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自古以来,赏月、观灯,都是元宵的重要活动,如果没了月和灯,元宵就会黯然失色,也少了无限的乐趣。难怪明代文学家唐寅说:“有灯无月不娱人,有月无灯不算春。春到人间人似玉,灯烧月下月如

元宵诗话

文/周礼

银。”由此可见,灯和月是元宵节的主旋律。

元宵最浪漫的事莫过于约会。欧阳修诗云: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;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”辛弃疾亦有诗云:“众里寻它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在古代,未婚配的女子不能随意外出,而在元宵这一天,那些待在阁楼上的小姐们才得以解放出来,纷纷来到大街之上。在节日的美好氛围中,在朦胧的月光下,青年男女常常擦出爱的火花。诸如:陈三和五娘就是在元宵节赏花灯时相遇,并一见钟情,昌公与徐德言是在元宵夜破镜重圆,而宇文彦和影娘也是在元宵牵手。可以说,元宵节也是我国古代的“情人节”。

元宵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吟灯联、猜灯谜。据说,有一年元宵,王安石上

京赴考,途经某地,见一大家人家门前挂着一盏走马灯,灯下悬着一副招亲对联,上联为:“走马灯,灯走马,灯熄马停步。”王安石思索良久,竟无法对出,于是将之默记于心。巧的是,到了京城后,主考官出的题也是一副对联,上联为:“飞虎旗,旗飞虎,旗卷虎藏身。”王安石猛地想起那副招亲灯联,使用它对之,结果高中进士。随后,王安石得胜返乡,再次路过那户人家,见那副招亲灯联仍没有人对出,便以考题的上联对之,结果被招为东床快婿。可谓一联双得,喜上加喜。此外,猜灯谜在古代也十分盛行,不仅增添了节日的气氛,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乐趣。

元宵最美味的东西莫过于“元宵”。“元宵”,最早叫“浮元子”,后称“汤圆”。南宋文学家周必大赞叹道:“今夕是何夕,团圆事事同。汤圆巡旧味,灶婢诧新功。星灿乌云里,珠浮浊水中。岁时编杂咏,附此说家风。”元宵吃汤圆,有热热火火、团团圆圆之意。因此,汤圆被视为元宵美食中的珍品,人们无不品之而后快!



乡村灯会

文/李海燕

今年的元宵节,在姨婆的盛情邀请下,我们一家告别了城市的喧嚣,准备到农村过元宵佳节。

到姨婆家的村口,我们刚下车,前来迎接的表妹夫就兴奋地对我们说:“你们来得可真是巧,我们村也要学城里办灯会呢!”受表妹夫情绪的感染,我们一家三口也顿时兴奋起来,放下给姨婆一家准备的礼物,在表妹夫的带领,直奔灯会而去。

其实,在城里居住,大大小小的灯会我们参观过许多,可是农村人在自己村里举办的灯会还真是头一次听说。久居城市的我们对这个乡村灯会充满了期待。

灯会设在小学的操场上,远远看去,昔日里奔跑着学生的跑道上,如今被形状各异、多姿多彩的花灯挤得满满的。那些花灯从表面来看,做工虽不是很精细,但细细观赏品评,每一盏灯笼都饱含着一个制作者美好的心愿。你看那盏似在波浪上跳跃的鲤鱼灯,不正是祝福人们要迎来年年有余的新生活吗?再看那盏锄头镰刀灯,相信它的制作者每做一道工序,都在期盼着一个五谷丰登的丰收年!还有那盏冉冉升起的旭日灯,设计它的人是多么的别出心裁,看到它,我们的头脑中就禁不住出现一幅阳光灿烂的面板,一片热闹。

烂的秋收图!一路观赏着这些与农村生活息息相关的花灯,我的心中感慨万千,虽然这些灯笼设计简单,制作粗糙,可是,每一盏灯都凝聚着一个劳动者的智慧和勤劳,每一盏灯都是代表一个农民纯朴的心!

在灯中穿行,迎面又走来了精神抖擞的老年秧歌队和英姿飒爽的高跷队,无论男女,不分老少,也无所谓主角与配角,大家竞相扭来,他们脸上那最真挚的微笑即刻就感染了观赏的你,使你也不禁在脸上笑出了一朵鲜艳的花!

如果与城市那规模宏大、整齐有序的灯会比较的话,这乡村的灯会就显得有些土,有些小,可是那一张张笑脸告诉我们,农民再也不是一个闲下来就只知道赌钱、算卦的农民,农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多彩农闲生活。那一盏盏灯也告诉我们,勤劳的农民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新生活!

欣赏着这红红火火的乡村灯会,我的心也是火热的,我真为这些勤劳而又智慧的农民感到高兴!

如果说春节的氛围要用一个词语来加以形容,那么“温馨”最是恰当不过;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,一家人围坐一桌其乐融融的场景,令人终身难忘。然而除夕又是规矩最多的一夜,譬如不能乱说粗话脏话、不能打破碗盆瓢盆等等,弄得年少时的我们时时刻刻都蹑手蹑脚地小心着。不过正月十五却没有那么多的禁忌,看花灯、猜谜语、踩高跷、吃元宵,一个“闹”字就将那欢天喜地、妙趣盎然的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;事实上,除掉“喧嚣”的成分,在我看来,元宵更有其“妩媚”的一面。

元宵的妩媚,首先在于隔壁小妹那脸炙人口的童谣。农村的男孩大都是比较顽劣的,嬉戏起来虎头蛇尾,因此过年时细心保留的鞭炮,到了正月十五已经放得差不多了;可是元宵毕竟要“闹”呀,于是隔壁的小妹就成了当天的主角,从早饭后,她就被我们缠着学唱一首又一首的童谣:“新年到,真热闹,穿新衣,戴新帽;敲锣鼓,放花炮,扎花灯,闹元宵”;“元宵节,闹花灯,人们个个都欢腾。大街小巷做花灯,满街都是红灯笼……”到了晚上,我们则在火把和灯笼的指引下,三五成群地高唱着白天刚刚

元宵的妩媚

文/钱续坤

挥之不去。

元宵的妩媚,其次在于青年男女那悠然神会的浪漫。黄梅戏《夫妻观灯》小时候不知看了多少回,那惟妙惟肖的表演,那生动活泼的语言,那欢乐明快的节奏,让人情不自禁地羡慕那对小夫妻在元宵之夜看灯的幸福和喜悦。不过,这表现的只是元宵“妩媚”的部分,比“妩媚”更含蓄的则是: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,泪湿青衫袖。”这首词写的就是元宵节,语言回环错落,颇具民歌之风,女词人对旧日情人的忧郁缠绵之情跃然纸上,不因为别的,只是一腔浪漫的怀想而已。

元宵的妩媚,再次在于万家灯火那齿颊留芳的汤圆。“元宵争看采莲船,宝马香车拾坠钿;风雨夜深人散尽,孤灯犹映卖汤圆。”除了闹花灯、看焰火那些热闹非凡的场景,元宵节还有一道甜蜜蜜的美食,那就是吃汤圆。祖母说,元宵夜吃汤圆,寓意阖家团圆幸福,生活甜蜜美满。一家人围在一起做汤圆,不仅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,而且丝毫不比除夕之夜的温馨逊色多少:拿来一小块湿软正好的糯米粉,稍微拿捏一下,用手指按下一个凹形的小坑,再挖一点事先做好的白糖猪油芝麻馅,用手均匀一搓,一只白白圆圆的汤圆就做好了。

龙腾狮吼,灯闪月明,我沉迷于元宵的妩媚;但我也知道,居家的人们,将从明天开始,又要纷纷外出,步入歌谣四起的大地……

学熟的童谣,满村庄地跑动。隔壁的小妹自然也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,她银铃般的嗓音在村庄上空久久回荡,她教唱时的天真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

漂泊的灯节

诗/张宏宇

异地的元宵节
漂泊者的灯节
我吃着汤圆
看着各式各样点亮的灯笼

灯笼里的蜡滴
就像我思乡的泪水
划破黑暗
点燃着一颗游子的心

我也点了一盏灯笼
拾起照着每个角落
我知道这个陌生的地方
只是我漂泊的旅程

属于我故乡的灯笼
比这要亮好多好多
每家门前都会挂上一盏
可以照亮整个夜空

红红的灯笼连成一条线
就像夜空中闪闪的星星
那最亮最近的一颗
是我家乡门前的灯笼吗

小时候,物质缺乏,到了元宵节,我们小孩子都闹着要灯笼。有工人的家里,有月工资,就会花钱给孩子买上一只灯笼。那灯笼也不大,会折叠,红红的纸,里面点上一只蜡烛,顿时像一只红色的火球,用小棒提在手里,把小脸都映得红彤彤的。我家没钱,父母就会用铁丝编一个小笼子,再糊上红纸,里面放上蜡烛,上边用小绳子系了,我用手挑着,跟一帮孩子在村里走来走去。

听长辈们说,会有会转动的走马灯,蜡烛一点,灯四周的唐僧、猪八戒、孙悟空便绕着圈儿地跑。那时候,走马灯也只是我们心中的梦想。拿好自己手中的灯笼已经很满足了。

元宵到来的时候,母亲会很下力地蒸枣花馍。

母亲会早早地发好面,蒸的时候,放些食用碱,在案板上用力地揉。一旁的碗里,是泡着的红枣。把面揉好,再切为拳头大的面块,一个一个细揉。后用刀压出一道道细纹,拉长,把枣放上去一绕,再放枣再绕,一个有俩枣的枣花馍就成型了。再做一些有四个、三个、一个枣的馍,大小不同,放满

了面板,一片热闹。院里的锅台上,早放好了添了水的大铁锅,我在一旁帮着烧火。水烧开了,放上笼屉,铺上笼布,把馍一个一个地放上去。放好两层馍,盖上笼盖,这时就要往火里加柴,把火烧旺。

蒸上很大一会儿,便有香味弥漫在院子里。那是混合着枣香和面香的气味,平时难得吃白面,最常吃的就是红薯饭和玉米饼,这时让人不禁要流口水。我继续耐心地烧火,等到母亲说“馍成了”,我的心就兴奋起来。

揭开笼盖,满是冒着热气的枣花馍。母亲一边用手蘸着水,一边把馍挨个地拿出来。

面板上,蓬松发亮的白面馍上,站着一个胖乎乎的红枣。这颜色是那样好看,味道是那样甜香。等不得母亲把菜炒好,我便拿一个馍吃起来。先咬一口枣,再咬一口馍,又甜又香,简直是最好吃的美味了。

元宵节,常想起童年打灯笼,但最难忘母亲蒸的枣花馍,那是馍上面的闹花灯。

新年是烟花最灿烂的时候,到了夜晚,满大街放烟花的人比比皆是。搬把椅子坐到自家的阳台上,透过阳台的玻璃,就可以看到一簇簇美丽的烟花绽放在夜空。可儿时的我,要想看烟花,最近的地方恐怕也要到五里以外的一个村庄去看。于是,那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子,便成了我每年正月心驰神往的地方。

那时,天一擦黑,听到街上邻里传来的大呼小应,我和兄弟姐妹便再也坐不住了,饭也不好好吃了,这时,母亲就会在一旁一遍一遍地叮咛嘱咐:“晚不了的,吃饱了再走,还有,看烟花的人多,你们几个一定要手拉手,千万别走散了!”母亲的话音还没落完,我们几个却早已飞出了家门。

在通往小村庄的路上,人们就像赶大集似的朝着那个方向涌去,自

正月十五看烟花

文/王凤英

人,我们几个挤啊挤啊!终于挤到了最前面,但放烟花的时间规定在八点钟,而此时才七点整,便觉得时间真难耐啊!

八点整,烟花终于开始放了,只听“嗖”的一声,一颗火苗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地冲上天空,在空中绽放开来,接着,两颗三颗的火苗冲上了

天空。再后来,就数不清了,各类烟花接二连三地,此起彼伏地升腾,有红色的,有绿色的,有蓝色的,有紫色的,还有金黄色的,把个乡村的天空渲染得五彩缤纷!大人们仰着头,禁不住啧啧赞叹,我们这些孩子们则忘情地跳着,欢呼着,拍打着目不暇接的盯着天空,看不时变幻着的烟花,一会儿像亮闪闪的星星,一会儿像盛开的花朵,一会儿像一个个降落伞,一会儿则像是美丽的蝴蝶……“嗖……啪……”随着烟花极度的爆裂声,继而又一次开放出腾空而起的美丽。真是太美了!

然而,烟花的美总是很短暂,当所有的烟花渐渐散去,烟花便也结束了,天空重新开始黑暗起来,欢呼的浪潮也开始变得沉静,黑暗中我突然感到了一丝丝的冷意,但唯有姐姐和弟弟握着的手很温暖。



长安新春

高利 摄

现在想来,我小的时候,彼时的元宵节可用三个词概括:简单、朴素、热烈。

可以玩耍的对象是简单的,就那几样,比如放鞭炮,“滴滴锦”,放“泥垛子”、“捻灯花”、沿街飘香等。

放鞭炮,是最基本的活动。但又和年夜在家中放鞭炮不一样,元宵的晚上,大家都走到大街上,将自家的鞭炮也拿出来,集中燃放。热心的人将一串串鞭炮连接到一起,拉得长长的,用高高的竿子挑起。鞭炮声声,围观的人欢笑喧阗,甚是热闹,把一条街渲染得红红火火。这就叫“响街”。

一过年初五,卖“滴滴锦”的人就进村了。他们大多用一个竹筐或纸箱盛着,进村,找好蹲坐的地点,就先放上一支鞭炮,循着鞭炮声,孩子们即蜂拥而至,团团围在卖“滴滴锦”的人的身边,争相买取。但买的量不大,一般是一把或几把,一把只有十根,可这就足了,这就能让一个孩子在元宵的晚上,很是欢乐一阵。他们点燃“滴滴锦”,捏在手中,满村子里撒动。手中的“滴滴锦”嗤嗤地燃着,星火四溅,欢乐也随之溅出,温馨着彼时元宵的夜晚。“泥垛子”和“灯花”都是要自己做的。

先要在集市上买好烟花药、生铁屑、木炭、灰药之类的东西,然后,在元宵节的前几天,提前做好。

“泥垛子”多用砖头做成。拿一块砖,将它的一面挖空,填入烟花药,另一面钻一细孔,从细孔中引入“引芯”,点燃“引芯”,烟花即能从细孔处冒出。这样的活儿,几乎家家的孩子都能做,所以,每年的元宵,是家家都能燃放“泥垛子”的。而且,这样的“泥垛子”能重复使用,一次烟花冒完后,可以接着填上烟花药,重复燃放。

“灯花”又叫“捻灯花”。制作“灯花”是一件复杂的事情,多由大人们制做,孩子们只在一边观看,但也还是一

铁屑就随着烟花药被甩出,掉在地上,扑啦扑啦的,满地散开,璀璨夺目。那满地的烟花,就像盛开的幸福的日子,给人们带来满心的喜悦。

散香,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事情。这大多是女士们做的,元宵的晚上,女士们一手挑着灯笼,一手拈香,四处散发,墙角边、井台上,还有大街的十字路口处,到处都被插满了“香火”,火星点点,“香”烟缭绕,满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甜甜的“香”味。有时,妇人的手中还会领着一个小孩,小孩子在一边指指点点,烟花明灭中,真有点几仙界的味道。让人油然而生一种迷惘之情。

如今,到处都是成品的烟花,元宵节日,欢乐依旧,热闹也许更甚,但却少了那种自己“制作”的过程的欢乐。所以,总是难免让人生依依怀旧之情,想念那属于自己童年的元宵节。

最是旧情依依

文/路来森

件极乐的事情。先要用铁丝编制一个灯笼状的笼子,然后在“笼子”中,按比例填入烟花药、木炭、生铁屑之类的东西。燃放时,是要“捻”的,即所谓的“捻灯花”。

捻灯花,是元宵晚上全村人的盛事。要找一个开阔的场所,在农村,大多选在生产队的场院中。先将“灯花”系在一根长长的绳子上,绳子的另一端拴在一根高高的木柱上,用柴草引燃笼子中的木炭后,几个壮劳力就可以将木柱摇动、旋转,旋转生风,助燃木炭,木炭烧红铁屑,燃起烟花药,那些熔化的

